



艾儒略

漢文著述全集

點校整理本

The Collection of Giulio Aleni's
Chinese Works

[意] 艾儒略/著 葉農/點校 整理

澳門文化藝術學會

排 版：曾文秀

封面設計：蘇淑朋

項目總監：羅廣湘



01471475

ISBN 978-99937-694-7-7



9 789993 769477

艾儒略

漢文著述全集

點校整理本

The Collection of Giulio Aleni's Chinese Works

[意] 艾儒略/著 葉農/點校 整理



澳門文化藝術學會
2012 年・澳門

鳴謝

本書出版得到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科研項目資助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 (意) 艾儒略著; 葉農點校, 整理. —澳門: 澳門文化藝術學會, 2012. 2

ISBN 978 - 99937 - 694 - 7 - 7

I. ①I… II. ①艾… ②葉… III. ①艾儒略 (1582 - 1649) —文集
IV. ①C52 ②G115 - 53 ③B979

中文題名: 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 (點校整理本)

英文題名: The Collection of Giulio Aleni's Chinese Works
(Collated and Punctuated Edition)

著者: [意] 艾儒略

點校整理者: 葉農

出版者: 澳門文化藝術學會

地址: 澳門大三巴圍九號豐滄樓地下

出版時間: 2012年2月

印刷: 暨南大學印刷廠

印次: 2012年2月第一次

印張: 39.25

字數: 1,190千字

印刷冊數: 1 - 1000冊

ISBN 978 - 99937 - 694 - 7 - 7

編校說明

一、本集彙編明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艾儒略所撰著漢文著作共24種。以著作形成年代為編排順序。

二、正文部分

本集所收錄的每種著作，由三個部分組成：1、解題。每種著作之前，撰有解題，內容涉及原著的卷數、版本情況、本次整理所依據的底本；2、原著的點校文字；3、原著的校勘說明文字。

三、版本選擇的原則

本集所收錄的原著，其刊刻的年代雖然均在明清時期，但在流傳過程中，亦形成了許多不同時期的版本，故每種著作，盡量以初刻本為底本，如果未有初刻本，則盡量採用早期版本。同時，校以初刻本之後流傳的其他時期的版本。

四、點校規則

1、對底本文字的處理

- (1) 對底本文字，採用現代標點符號體系進行標點。
 - (2) 尊重底本，以保持著作的原貌為原則，不另行增添原著所沒有的文字；原著採用異體字等，亦照樣採用，不另行改用。
 - (3) 如果底本出現明顯錯誤，出校注或在錯字、錯詞旁，標注正確的字或詞。
- 2、底本與他本校勘，出現異文時，按下列辦法處理：
- (1) 出現異文較多時，出校注；
 - (2) 校注，採用頁下注的方式。編號以本頁連續編號為準。
 - (3) 系個別字、詞不同，採用文內注的辦法，在該字、詞後標明。

前言

艾儒略，字思及（Giulio Aleni, 1582 ~ 1649），明末來華的著名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艾是據其姓的第一個字音譯而得，儒略，原是其名字的音譯，但是同時又有儒生謀略之意。他生於1582年，1613年來到中國，1649年在福建延平去世，在中國活動了數十年之久。他的這一生充滿傳奇與激情。他來華之後的數十年活動歷經，充分證明了他與「儒生謀略」之間是真的頗有機緣。

在天主教傳華史上，他堪稱處於先驅者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 ~ 1607）、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 ~ 1610）時代與著名的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 ~ 1666）、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時代之間的第二代耶穌會最為傑出的傳教士之一。^①

他循著利瑪竇的足跡前進，「1605年5月12日利瑪竇寄給Alvarez Giovanni的信來看，他在信中要求派遣精通天文的教士來華。湯若望與艾儒略便是在此之後入華。」^②他和利瑪竇均是晚明知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由南往北，從邊區往北京發展，他由北往南，著重發展邊區小城鎮。兩人一南一北，一個走上層路線，一個側重民間，為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他的成就堪與中國傳教事業奠基人利瑪竇媲美。

他一生致力於天主教在中國地區，尤其是在福建地區的傳播，而且採用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傳教方法，使其傳教事業達到了頂峰。通過其努力，他為自己贏得了「福建宗徒」的美稱。從此，可以看出，如果說利瑪竇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總設計師，那麼艾儒略就是其設計的執行者之一，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說利瑪竇是筆路藍縷的拓荒人，那麼艾儒略就是「繼往開來，勇於創新」的後繼者。如果說，利瑪竇做的是製造氛圍，倡導風氣，開創局面，那麼艾儒略做的則是具體細緻、身體力行的工作。

他有淵博學識，與中國知識份子廣泛交遊。雖然艾儒略並未見過利瑪竇，但他是以利瑪竇為導師的。作為「西學東來」與「中學西漸」的開創人，利瑪竇代表著西方科技首次向中國傳播；基督教在中國，尤其是知識份子中第一次紮根；中西文化在精神深度上的第一次交流；一種在堅持自身信仰的同時，努力學習與深入理解中國文化的態度。與此相比，艾儒略雖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略顯遜色，但他所傳播的地圖學說、西方地理知識、哥倫布航海新發現、西方風土人情、教育制度等知識及對漢語言的貢獻，是均比他為之獻身的傳教事業更有生命力與影響力。他所傳播的科學知識，雖然流傳範圍有限，但畢竟是一扇向中國知識份子開啟的、瞭解西方文化的窗子。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他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亦被譽為「西來孔子」，與利瑪竇並稱「利艾」、「一代巨人」，而且這樣的稱呼，就連開創中國天主教傳教事業的利瑪竇也未曾獲得過。方豪神父說：「在中國天主教外來傳教士中，再也沒有比艾儒略更受學者歡迎的。《聖教信征》說他被

① 轉引自（意）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著，王志成等譯《晚明基督論》（*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1、162頁。

② 見（臺灣）潘鳳娟著《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臺北：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2002年12月），第42頁。

目為「西來孔子」，這樣崇高的尊稱，連利瑪竇也沒有獲得。^①

為了更好地傳教，他用漢語著述的著作，數量多達24種，這是前無古人、後無繼者的巨大工程。雖然這些著作的刻印出版，都曾獲得過一些中國文人在文字上的幫助，但它們均出自艾儒略之手，這亦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他漢語水平之高。可以說，艾儒略是繼利瑪竇之後來華傳教士中漢語程度最高的天主教傳教士。

據顧保鵠著《熙朝崇正集影印本序》稱：「艾儒略，……漢文造詣極深，有「西來孔子」之稱。」^②他飽讀中國典籍，精通中華文化。著作時，引經據典，信手拈來。他的中文著作多達24部，多於利瑪竇，他與中國知識份子階層的接觸也遠多於利瑪竇，故它們對中華文化的影響也更為深遠。利瑪竇被稱為「西儒」，而艾儒略卻獲得了「西來孔子」的稱號。

關於艾儒略著述數量的問題，有許多不同的提法。據李嗣玄撰《思及艾先生行跡》載：「所著有《天主降生言行紀略》、《聖母行實》、《彌撒祭義》、《滌罪正規》、《三山論學記》、《萬物真原》、《降生引義》、《西學凡》、《聖教神業》、《性學楠述》、《聖體要理》、《悔罪要旨》、《職方外紀》、《西方答問》、《幾何要法》、《五十言餘》、利先生及張彌格爾、楊淇園三公行蹟等二十餘種。」^③此處提到書名者共有19種。

據韓霖、張廣撰《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著《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降生引義》二卷、《昭事祭義》二卷、《滌罪正規》、《萬物真原》、《三山論學》、《西學凡》、《性靈篇》、《性學楠述》、《職方外紀》五卷、《西方答問》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景教碑頌》注解、《聖體要理》、《聖體禱文》、《出像經解》、《十五端圖像》、《聖夢歌》、《利瑪竇行實》、《熙朝崇正集》四卷、《楊淇園行略》、《張彌克遺蹟》、《悔罪要旨》、《五十言》、《四字經》。」此處提到了25種著作。

費賴之稱其33種著作（包括了其所寫之信件、科學報告及一些已經證實為非其所著，共8種外的，有25種）。

現代一些學者均有不同看法，如日本學者佐伯好郎著《支那基督教の研究》。在其第三篇《明時代の支那基督教》收錄了艾氏27種中文著作書目；（臺灣）楊森富編《中國基督教史》認為艾儒略有33種：即「彌撒祭義、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出像經解、耶穌言行紀略、性靈篇、景教碑頌、聖體禱文、坤輿圖說、十五端圖像、熙朝崇正集、楊淇園行略、張彌克遺蹟、萬物真原、滌罪正規、三山論學紀、聖體要理、聖夢歌、聖教四字經文、性罪要旨、幾何要法、口鐸日鈔、五十言餘、西方答問、西學凡、職方外紀、性學楠述、天主降生引義、大西利子西泰傳、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蹟、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蹟、西海艾先生行略、西思及先生語錄」^④。而潘鳳娟認為有22種^⑤；張先清認為有23種，而孫玲則稱有34部之多^⑥。

本次點校整理，是以其24部著述為基礎的。詳見下表：

- ① 見方豪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3年12月），第134頁。
- ② 見「意」艾儒略著，葉農整理《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2月）（影印本）下冊，第410頁。
- ③ 見前揭葉農整理《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影印本）下冊，第390頁。
- ④ 見楊富森著《中國基督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7月，第2版），第89、90頁。
- ⑤ 見前揭潘鳳娟著《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之表一《艾儒略中文著作分期》，第45頁。
- ⑥ 見孫玲著《明末來華傳教士艾儒略研究》（河南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第37頁。

艾儒略著作年表①

編號	著作時間	中國紀年	書名
	杭州時期		
1	1623	明天啟三年	萬國全圖
2	1623	明天啟三年	職方外紀
3	1623	明天啟三年	西學凡
4	1623	明天啟三年	張彌額爾遺蹟
	入閩教案前		
5	?		性學概述
6	1627	明天啟七年	三山論學記
7	1627	明天啟七年	滌罪正規
8	1627	明天啟七年	悔罪要旨
9	1627	明天啟七年	耶穌聖體禱文
10	1628	明崇禎元年	萬物真原
11	1628	明崇禎元年	楊淇園超性事蹟
12	1629	明崇禎二年	彌撒祭義

編號	著作時間	中國紀年	書名
13	1630	明崇禎三年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14	1631	明崇禎四年	幾何要法
15	1635	明崇禎八年	天主降生言行紀像
16	1635	明崇禎八年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
17	1635	明崇禎八年	天主降生引義
18	1637	明崇禎十年	西方答問
19	1637	明崇禎十年	聖夢歌
20	1637	明崇禎十年	玫瑰經十五端圖經
	入閩教案後		
21	1640	明崇禎十三年	口鐸日抄
22	1642	明崇禎十五年	天主聖教四字經文
23	1644	明崇禎十七年	聖體要理
24	1645	清順治二年	五十言餘

在這些著作中，有一種屬於『器』類（即相當於今天的科技類），23種屬於『理』類（即相當於今天的神學與哲學）。與利瑪竇、湯若望相比，利瑪竇中文著作21種，12種屬器類，9種屬理類；湯若望中文著作28種，24種屬器類，4種屬理類。湯若望以科學見長，特別是天文學，故他能擔任欽天監監正¹²，艾儒略以神學哲學見長，故他雖入京，但仍要南下，選擇福建作為墾荒的園地。

綜觀艾儒略著作，只有《幾何要法》一書專門談論基礎幾何概念，在《西方答問》、《口鐸日抄》中零星談論天文觀念，在《性學概述》中談論部分醫學，而且均是在中國人問及此一相關問題時，他才予以回答，其餘著作均屬論理之作。其中有系統、深入地表達天主教觀

① 據前揭潘鳳娟著《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之表一《艾儒略中文著作分期》編制。

念的著作，而且大多是入閩之前在杭州完成，『三山論學記』則是高峰，或許正因在杭州著書的基礎使他的中文語言的能力精進，足以公開地與兩大高官辯論天學，而且他似乎自認為取得相當程度的勝利。

另外，楊廷筠曾說：『往余晤西泰利公京邸，與談名理累日，頗稱金蘭，獨至幾何、圓弦諸論，獨不能解。』楊廷筠是艾儒略的中文老師，而且是艾儒略中文書籍的主要幫助者，例如《職方外紀》一書即是由楊廷筠執筆彙記而成。至於是否因為楊廷筠的緣故而無出版器類的中文書籍，或是因艾儒略本身較注重論理之作，而使他與楊廷筠成為好朋友，目前無法確定。

入閩之後的這些著作中，不再有屬『器』的科學著作，取代它們的是一些為其新皈依者撰寫的靈性作品、要理問答、道德作品、經文和祈禱文等。它們均為實用性質的教儀手冊與基本教義介紹，大部分是為教友日省功夫以及說明教會儀式而作，而且採用教導式寫法，也就是作者期望讀者完全遵行書中的教導。艾儒略入閩之後，由於開始了城鄉傳教，教徒人數增加，特別是中下階層平民百姓，對這類書籍的需求相對增大。

我們若從各書作序者的身份觀察，入閩之前書籍多半有序言，且多由溫和士人執筆（官階也較高），入閩之後序言較少，且多由奉教者與其他耶穌會士共同刊行，是一個得注意的現象。^①

通過這些著作，我們不但可以看到艾儒略在傳教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樣我們也可以通過它們看到艾儒略在『西學東漸』中所做的貢獻。艾儒略通過其著作輸入西學有以下幾個領域：

1、天文學。在《職方外紀》、《西方答問》、《口鐸日抄》等著作中，他傳播了由利瑪竇帶來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說』。他介紹了西方曆法知識，在當時中國士大夫激烈爭辯是否採用西曆時，他肯定了用西曆修中曆的可行性。此外，他還介紹了日月交食、極晝極夜、月亮表面明暗差別，並曾刻印『渾天星球之圖』，以介紹西方星象學。

2、地理學。在《職方外紀》、《萬國全圖》、《西方答問》等著作中，他傳入西方地球科學知識。這些知識包括：地圖學說，五大洲說，地球經緯度知識及地帶劃分，東西時差，傳播了世界海洋知識，世界新航路知識，其中包括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的哥倫布航海事蹟及另外兩次重要航行及當時東西交通的兩條主要航線。

艾儒略在地理學方面的貢獻集中體現在《職方外紀》中。它是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用西方宗教地理學觀點寫成的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書籍。

3、數學。在《西學凡》及《職方外紀》中，他曾簡介過數學學科及其重要性。而《幾何要法》則集中體現了其所輸入的西洋數學知識。

4、醫學。在《西學凡》、《西方答問》、《性學摘述》、《職方外紀》中，他傳播的西學知識有：第一，解剖生理學。主要有構成人體本質的五行四液學說、消化系統的三化學說、關於人體血液運行的靈氣說；此外，還分別論述了神經、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的原理與功能，五官與腦的關係，記憶、睡眠與夢的形成原理，介紹呼吸系統的肺、膈、氣管，討論了呼吸與循環的關係等。其中，他第一次傳入了古希臘樸素唯物主義哲學家關於大腦為人體一切知覺總匯的知識。第二，病理學。艾儒略介紹了古羅馬醫學家、解剖學家蓋倫（Galenos，

① 參見前揭潘鳳娟著《西來孔子艾儒略——更新變化的宗教會遇》，第116頁。

129~2003) 等人『液體病理學』知識。第三，藥物學。他曾介紹過煉製藥露法，許多西方醫生採用的藥物，如在《職方外紀》、《西方答問》中提到的椰樹實、阿力滿、山狸、未白刺、蠟子等可入藥的動植物。第四，西醫診療法。在《西方答問》中提到過診斷法，在《性學概述》中介紹過耳聾、耳鳴、啞等病症的成因與療法。他還介紹過歐洲黑死病及其療法，這可能是其在中國的最早傳播。

本次將艾儒略的中文著作結集、點校、整理出版，在學術界應該是首次。它獲得了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立項資助。艾儒略的中文著述宏富，部數達24種，字數超過百萬，插圖亦多，處理較難，作品收藏多處，北京、上海、香港、巴黎、羅馬、臺北、美國，均有收藏，整理者難免要『東征西討，南征北戰』，個中艱辛，不足為外人道也。

此次艱難的過程得以完成，本集得以面世而嘉惠學林，整理者要將其感謝贈予許多曾經在整理出版過程中，給予過熱情支持的人士：暨南大學湯開建教授、暨南大學張玉春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張西平教授、柳若梅教授、姜丹女士、香港中文大學神學院盧龍光牧師、香港天主教教區夏其龍神父、美國芝加哥羅耀拉大學大學檔案室 Kathy Young、廈門大學張先清先生、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何光誠先生、暨南大學盧娟、劉敏同學等。

點校整理者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九日歲次壬辰於暨南大學羊城苑

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目錄

編校說明

前言

《萬國全圖》附《坤輿圖說》

《職方外紀》五卷

《西學凡》一卷

《張彌格爾遺蹟》不分卷

《性學暢述》八卷

《三山論學記》一卷

《滌罪正規》四卷附《滌罪正規略》

《悔罪要指》不分卷

《耶穌聖體禱文》不分卷

《萬物真原》一卷

《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不分卷

《彌撒祭義》二卷附《彌撒祭義略》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不分卷

《幾何要法》四卷

《天主降生引義》二卷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

《天主降生言行紀像》不分卷

《聖夢歌》不分卷

《西方答問》二卷

《玫瑰經圖像十五端》不分卷

《天主聖教四字經文》不分卷

《口鐸日抄》八卷

《聖體要理》二卷

《五十言餘》不分卷

(一)

(一)

(五)

(四五)

(五三)

(六一)

(一〇三)

(一一五)

(一六五)

(一七一)

(一七七)

(一八七)

(一九三)

(二二三)

(二五七)

(二七一)

(三二五)

(三五七)

(三六三)

(三八一)

(三九一)

(三九七)

(四七九)

(四九三)

萬國全圖

解題

《萬國全圖》，原圖刻印於明天啟年間。由於流傳不大，此次整理所據，為民國年間據梵蒂岡所藏艾儒略繪《萬國全圖》重印本。它由艾儒略與楊廷筠合作編於明天啟三年。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為艾儒略所的《萬國圖小引》；第二部分為主圖《萬國全圖》，系橢圓形世界地圖，僅繪出五大洲三大洋輪廓，內容較簡略；第三部分為《北輿地圖、南輿地圖》。它實際上是將與之同年出版的《職方外紀》中《萬國全圖》與《北輿地圖、南輿地圖》抽出，再加上其所撰《萬國圖小引》而構成。該小引曾被收入清康熙年間劉凝編《天學集解》（抄本）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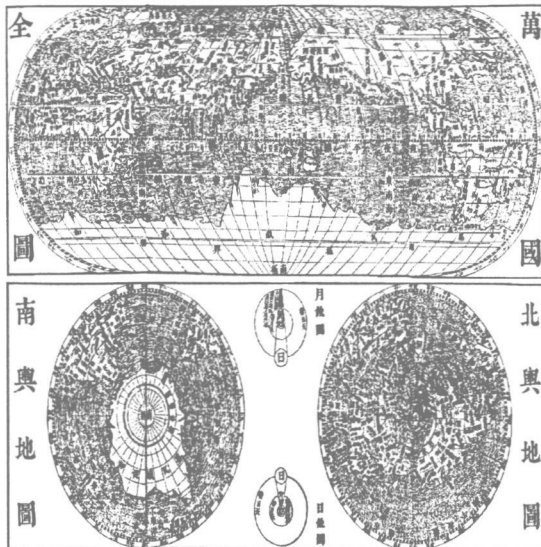
① 此序轉引自徐宗澤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耶穌會創立四百年紀念：1540年—1940年（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1月），第320～321頁。它係艾儒略將其所著《職方外紀》自序改編而成。

造物主生我人類於世也，如進之大庭中，令饗豐饌，又娛歌舞之樂也。嘗試仰觀天象，而有日月五星列宿之麗，則天似室廬，列象似瑰寶之飾垣壁者然；俯察地形而有山川草木之羅列芬芳，則猶劇戲之當場者然。其他空中飛鳥、江海潛鱗，地上百穀果實，則集五齊八珍之薦列几筵者然。然則造物主之恩厚亦極矣，胡為乎人每日用不知，若將謂固然、宜然而曾莫究其所以然也？夫士抱雅志，將以周遊四遠，或為采風問俗以弘教化，或為搜珍覓寶以充美觀，或窮此疆爾界以察地形，或訪聖賢名流以資師友，或通有無貿以求贏羨，或考羣方萬國山川形勝以證經傳子史之載紀，或探奇覽秀以富襟懷、以開神智。諸如此類，即有志焉，而勢不無道里跋涉之勞瘁、舟車費費之經營，以至寇賊風波意外之警，又往往足為我虞。矧人壽之幾何，勢非假羽翮以翔遊，或莫能遍歷八荒，以畢吾一生壯遊之願也。茲賴後先同志出遊寰宇，博聞洽見，以成此書，不出戶庭可以周知遐遠，在創聞者固未免或駭為奇，然而非奇實常；或疑為虛，然而非虛皆實。夫惟造物主之神化無量，是故五方萬國之奇詭不窮，倘一轉念思厥所由，返本還原，徑固不遠，區區之愚，良有見於此耳！所願共戴天履地者，既幸宅是庭，饗是醺，觀是樂，因而遡流窮源，循末求本，言念創設萬有一大主宰，而喟然昭事是惕，則卮言薈粹，庶其不詒說鈴之誚乎？若曰異聞異見姑以炫耀耳目，則儒略何人，而敢於學海名區呈此伎倆，是又與於玩物喪志之甚者也。

遠西耶穌會士艾儒略識

《坤輿圖說》序①

萬國圖小引
造物主化育十二重天，而火氣水土四行從輕至重，漸次相裹，地在天之形圓而德方，永不遷移。東西南北之名，上下中外之分，人皆從厥所居以定，實則無往非中也。地與天同一圓體，度數相應，故畫地必取規於天。天有黃赤二道，南北二極，冬夏二至，經緯之度，各三百六十，地亦倣此。其地既形圓，則畫之以毬，最能像象。惟是畫之平面，不免展為長形，如剖柑皮而伸之者然。天下萬方，總分為五大州，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亞墨利加，曰墨瓦臘尼加。又此各州中，分大小無算之國。小國不能盡畫，茲不過述其大約云耳。噫！五州之大，萬國之眾，其於上天不過圈中之一點也。吾所居之邦，又五州之一點也。吾之所駐足，又大邦之一點也。今我比天為何如乎？我比天地之天主，又為何如乎？則我正似點中之一點，而無處可覓我矣。顧我身之在天地，雖為甚微，而一點靈才為造物主所賦，自能包括天地而明天地萬物之真主，所謂人身一小天地也。信爾以此形軀之至小，則何處可生倨傲之情；以此靈心之至大，則無可自棄自賤之理，果知乎此，則天地在目，豈徒然哉？
西海艾儒略敬題



萬國圖小引

造物主化育十二重天，而火氣水土四行，從輕至重，漸次相裹。地在天之中，形圓而德方，永不遷移。東西南北之名，上下中外之分，人皆從厥所居以定，實則無往非中也。地與天同一圓體，度數相應，故畫地必取規於天。天有黃赤二道，南北二極，冬夏二至，經緯之度，各三百六十，地亦倣此以成。然地既形圓，則畫之以毬，最能像象。惟是畫之平面，不免展為長形，如剖柑皮而伸之者然。天下萬方，總分為五大州，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亞墨利加，曰墨瓦臘尼加。又此各州中，分大小無算之國。小國不能盡畫，茲不過述其大約云耳。噫！五州之大，萬國之眾，其於上天不過圈中之一點也。吾所居之邦，又五州之一點也。吾之所駐足，又大邦之一點也。今我比天為何如乎？我比天地之天主，又為何如乎？則我正似點中之一點，而無處可覓我矣。顧我身之在天地，雖為甚微，而一點靈才為造物主所賦，自能包括天地而明天地萬物之真主，所謂人身一小天地也。信爾以此形軀之至小，則何處可生倨傲之情；以此靈心之至大，則無可自棄自賤之理，果知乎此，則天地在目，豈徒然哉？

西海艾儒略敬題（「印二枚」□□□□，「耶穌會會徽」）

職
方
外
紀

解題

《職方外紀》五卷，卷首一卷。它是用中文撰寫的最早介紹世界地理的著作。其五大洲及海洋各論共介紹大陸國家26個，島國（嶼）2個，海洋名稱27個及連接中西的兩條海上航線。當時中國海上航行只是前往東南亞、阿拉伯半島及非洲東岸，認識國家80餘個。

明代《職方外紀》版本流傳情況為：據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職方外紀》成書於天啟三年夏，刻印於是年秋。但初刻本已很難見。現在見到的明刻本只有《天學初函》本和閩刻本。《天學初函》為李之藻於崇禎二年（1629年）前編刻，明末翻刻本很多。閩刻本的單刻本為六卷本，除原書各序外，增加了葉向高的序冠於各序之首。葉序中說：「此書刻於浙中，閩中人多有索者，故艾君重梓之。」故其為天啟五年（1625年），艾氏入閩後到天啟七年（1627年），葉氏逝世前翻刻的。祖本為艾氏從浙江帶去的原刻本，因此，它在時間上要比《天學初函》本要早。但閩刻本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即刻書時福建士人王一錡妄稱將原書五卷改為六卷。改的辦法是將原書卷四最後一節《墨瓦蠟尼加總說》提出來，再加上一篇王一錡自己寫的《書墨瓦蠟尼加後》，作為附錄，成為卷五，而將原來的卷五變成卷六。它雖然有妄改為六卷的嚴重毛病，但仍是一個很重要的本子，因為它最接近原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還有明刻本《職方外紀》五卷本的單刻本和日本抄本六卷本各一種。單刻本內容和序的順序、字體、板式與杭州本、《天學初函》本完全相同，可能是從《天學初函》中抽印出來的。日本抄本無抄寫人名字，有日文假名注音，為六卷本，葉向高序冠於首，次為李序、楊序、瞿小言、許小言、艾自序，然後有龐迪我、熊三拔的奏疏二本。此奏疏為其他各本所無，應為原刻本所有。抄本最後是熊士旂跋，由此可看出日抄本所據可能即為最早的閩刻六卷本。但日本抄本錯字很多，也不完整，卷五至王一錡的《書墨瓦蠟尼加後》中的「其人物、土產、政治、風習」一句為止，以下及卷六便闕如了。

清代的《職方外紀》則收入在幾種叢書之中：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五卷本），據《天學初函》本抄錄。嘉慶時，張海鵬又將五卷本收入《墨海金壺》中（版式為每半葉二行，行大字單行23字，小字雙行23字，四周粗單欄，黑口無魚尾。書口題書名、卷頁數），其中卷一如德亞條下的雙行夾註沒有，可知它不是據《天學初函》翻刻的，而是據較早刻本翻刻的。道光時，錢熙祚輯《守山閣叢書》亦收入五卷本（每半葉12行，行大字單行23字，小字雙行23字，四周單欄，無魚尾），如德亞條下有雙行夾註。同治四年（1865年），何秋濤輯《北徼彙編》收入（為《守山閣叢書》翻刻本，版式與之相同）。光緒二十四年（1898）有上海書局石印本，前題「金山錢熙祚錫之校」，活字排印，上下粗單欄，左右細雙欄，黑口，魚尾題書名「五大洲圖說」。每半葉二行，行23字。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浦氏靜寄東軒輯的《皇朝藩屬輿地叢書》亦收入五卷本（每半葉二行，行大字23字，四周粗單欄，墨口，無魚尾，書口中題書名、卷數、頁數）。其第五卷前，收錄了南北輿地圖。未見有清刻六卷本，大約此六卷本明末僅流行於福建，到清代就不再翻刻了。民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936~1937年），商務印書館的《叢書集成初編》也是據《守山閣叢書》本影印的，但在第五卷前，它增加了南北輿地圖。

近世則有臺灣商務印書館於1965年將其出版。謝方先生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五卷本為底本進行重新整理，校以明刻六卷本、（文淵閣）《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及參校以日本抄本，由中華書局於1996年7月出版了《職方外紀校釋》（收入《中外交通史叢刊》）。

本次整理，亦以明刻《天學初函》五卷本為底本，參校他本及謝方先生校釋本。底本版式為每半葉9行，行大字單行19字，小字雙行19字。四周單欄，上下粗黑欄，左右細黑欄。白口單魚尾。魚尾上題書名，下題卷數、頁數、卷名。